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 历史发展与未来展望*

王康旭

内容提要 作为中非友好交往与对话的重要机制，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创建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相关学者主要就论坛的有效性、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以及对论坛的质疑等主题展开论述。2015年后的近十年间，在中非各自形势以及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影响下，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研究在论坛机制有效性、论坛成效显著性、论坛面临的新挑战、对论坛的政策建议、对论坛的质疑与回应五个方面做出了新成果，体现出研究内容细化、深度增加以及方法创新的特点。尽管相关研究在拓展研究内容、进行综合比较以及加强话语权方面仍有进步空间，但应当肯定其在评估与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关系 合作机制 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王康旭，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共同应对政治经济层面挑战、谋求共同发展与互惠互利的集体性对话机制，不仅是中非双方源远流长交往历史在当代的延续，也是中非之间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走过二十余年历程，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较为稳定且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①成为中非双方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自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因在推动中非双方互利共赢、中非关系向纵深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备受世界瞩目，这引发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中非学者都

* 本文受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和教育部区域和国别培育基地——非洲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大世界史项目赞助。

①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20年：回顾与展望》，《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第67页。

尝试为这一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为中非合作添砖加瓦。但是，学术界关于中非合作论坛的观点并不统一，特别是西方学者质疑中非合作论坛的声音一直存在，从而引发学界争鸣。

随着2015年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中非日益成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中非合作论坛的内容与机制同样根据总体发展趋势、中非双方各自发展与实际需要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产生了新的影响。由此推动学术界产生了一批新成果，相关学者对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宽领域的研究态势。

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回顾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论坛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利于总结新时代中非合作论坛成功的经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论坛面临的内外挑战，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探索下一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意义。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的历史发展

作为中非双方外交层面的重大举措，中非合作论坛是当代中非合作形式的一大创新，其建立是中非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因为其有效性以及特殊性，中非合作论坛自创办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5年前的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08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日益加深，中国对非洲政策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共赢的三重转变。^①在中非共同进步、共谋发展的愿望下，双方关系迅速发展，逐步由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发展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②同时，2000年出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也为中非合作在领域、目标方面提供了参考。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有效机制，与中国对非政策发展变化有着紧密联系的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相关学者尝试以这一时期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2003年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部长级会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和问题，进而讨

^①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2页。

^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国政府网，2006年1月12日，https://www.gov.cn/zwjw/2006-01/12/content_156498.htm，访问日期：2024年1月20日。

论中非合作论坛背后的中非关系。

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持肯定态度，并尝试证明中非合作论坛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展现出中非关系的正向发展趋势。在中非合作论坛创立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方面，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非双方应对全球化压力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需要。^① 从非洲角度来看，非盟 2001 年提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显示出这一时期非洲不仅需要推动发展以摆脱落后现状，还需要解决自身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的状况，并且谋求与国际朋友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则可以成为非洲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助力。^② 中国与非洲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各领域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层面面临挑战。因此，中非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并且在市场、资源、投资以及政治等方面实现共赢。^③ 正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以及互补性推动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创办。

为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不少学者从论坛的机制、内容以及成就方面阐释。有学者指出，作为中非之间首个政府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有利于中非关系总体稳定，^④ 还有利于非洲一体化建设和中非间全局性和战略性文件的制定与达成。^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始终保持固定不变。事实上，中非双方对论坛后续机制建设给予较大关注，不断为论坛机制注入新的活力，并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务实态度。^⑥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建立的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便是典例。随着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中非合作论坛在合作内容上不断拓展，特别是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出台以及北京峰会提出八项政策举措之后，中非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实现了从农业、投资与企业合作、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资源合作，以及科技、信息、航运、质检合作，到人力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旅游、新闻、青年、妇女等多层面的合作，对中非双方未来在更大范围、更

① 黄泽全：《中非关系回顾与展望》，《求是》2001 年第 7 期，第 58 页。

② Garth Shelton and Farhana Paruk,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onographs, Vol. 156, 2008, p. 178; 张莉：《〈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与中非合作》，《西亚非洲》2002 年第 5 期，第 9—13 页。

③ Piet Konings,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3, No. 3, 2007, p. 350; 王莺莺：《非洲新形势与中非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8 页。

④ 罗建波：《如何推进中国对非多边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第 25 页。

⑤ 贺文萍：《中国对非政策：驱动力和特点》，《亚非纵横》2007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⑥ 刘赛力：《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非关系新发展》，《亚非纵横》2006 年第 3 期，第 12 页；徐辉：《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教育合作》，《教育发展研究》2007 年第 9A 期，第 3 页。

广领域以及更高层次合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① 随着合作机制不断创新与合作内容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取得很大成就：第一，中非合作论坛在帮助非洲实现发展问题上始终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投资、援助项目以及减免债务等举措均对非洲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② 第二，在政治层面，中非合作论坛不仅能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为中非双方开展合作奠定较为稳定的政治基础，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中非合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典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③ 第三，中非合作论坛在社会层面同样实现了双方互通有无，如在中非人力资源合作方面实现了新发展。同时，在青年交流层面，为了进一步推动双方友好往来，中非之间不仅举办青年联欢节活动，还互派青年进行访问。^④ 这些均展现出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态势，同时表明中国是非洲实现发展的重要伙伴。^⑤

此外，部分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释，比如中非合作论坛下非洲当地市场的竞争性问题，以及非洲对于中国企业进入的顾虑等。^⑥ 这些学者在本质上并未否认中非合作论坛的积极作用，并且不少学者基于自身研究提出推动论坛发展的建议，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建设问题。有学者指出，中非合作论坛的外交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公平透明的信息流通制度；还可以考虑同第三方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加强与地

-
- ① 夏吉生：《中非关系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里程碑》，《西亚非洲》2007年第2期，第7页；齐国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历程的丰碑——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述评》，《国际经济合作》2006年第11期，第5页。
- ② Kenneth King, "China's Partnership Discourse with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in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Preparing for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organised by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Secretariat of NEPAD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2006; Garth Shelton and Farhana Paruk,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pp. 129 - 135; 杨宝荣：《试析中非合作关系中的“债务问题”》，《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
- ③ 罗建波：《如何理解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第34页；Garth Shelton, "China, Africa and South Africa Advancing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n Atilio A. Boron and Gladys Lechini (eds.),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n Hegemonic World: Lessons from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Buenos Aires: CLACSO, 2005, p. 199.
- ④ 贺文萍，中国对非政策：驱动力和特点》，第30页；杨福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对中非关系的深远影响——写在北京峰会一周年》，《西亚非洲》2007年第12期，第8页。
- ⑤ Domingos Jardo Muekalia, "Africa and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3, No. 1, 2004, pp. 5 - 11.
- ⑥ Judith van de Looy, "Africa and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Vol. 67, 2006, pp. 1 - 28; 王洪一：《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现状、挑战和机遇》，《当代世界》2008年第5期。

区域性大国及区域性机构的合作。^① 二是合作内容。如中非合作论坛应当继续扩展合作领域，将重点放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以及适时提供援助方面，重视发展同非洲区域组织的关系。在农业方面可以继续推动在种植、畜牧、水产、生物技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中国农业企业到有条件的非洲国家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等。^②

尽管上述研究充分证明了中非合作论坛创建的必要性以及论坛本身的有效性，但是仍有一些质疑声音，特别是不少西方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了批判。随着中非关系日益升温，西方开始担忧中国的相关政策会影响它们在非洲的既得利益，于是部分以西方学者为核心的研究者开始对中非合作论坛大加批评，一味鼓吹“中国威胁论”，否定包括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中国对非政策，认为相关政策并不能实现中非间互惠互利，这与肯定中非合作论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立。在政治层面，秉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忽视中非合作论坛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相关成就，武断地批评相关政策只能给非洲政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几乎肯定不会有有助于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繁荣和民主”^③，并且否认国际和平交流的可能性，将中国同非洲的交往强行纳入霸权竞争的话语体系中，认为中国对非洲政策与活动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一种挑战。^④ 部分学者还完全忽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事实，暗指中非合作论坛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中国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中国现代化成就来宣传中国发展模式，并说服非洲国家实施类似的改革。^⑤ 因此，中国加大参与非洲事务的力度，“所带来的后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而政治后果注定是有害的。”^⑥ 一些西方学者还鼓吹中国“新殖民主义论”，认

① 王莺莺：《非洲新形势与中非关系》，第 17 页；齐国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历程的丰碑——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述评》，第 6 页；陈凯杰：《新形势下全面提高中非经贸合作水平的机遇与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04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② 罗建波：《如何推进中国对非多边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第 27 页；唐正平：《前景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西亚非洲》2002 年第 6 期，第 16 页。

③ Ian Taylor, “Sino - African Interaction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in Ian Taylor and Paul Williams (eds.),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ternal Involvement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99.

④ Horace Campbell, “China in Africa: Challenging US Global Hegemon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8, pp. 89 - 105; Ian Taylor, “Governance in Africa and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Contradictions or Confluence?” *Politics*, Vol. 27, No. 3, 2007, p. 141.

⑤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Vol. 5, No. 21, 2005, pp. 1 - 4.

⑥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4, No. 3, 2006, p. 459.

为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模式与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和欧洲列强之间的贸易模式类似。^① 换言之，在这些人的认识中，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其他层面的中非合作都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中国从始至终谋求的均是自身国家利益。还有学者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对非政策目标更多的是从非洲攫取资源。^② 此外，人权问题也是西方学者指责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借口。^③

可以看到，上述否定观点基本上忽视了中非合作论坛乃至中非合作的成就，并且往往针对某一领域发难，强行将中非关系和平友好发展纳入国际竞争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强烈反驳，一批学者纷纷撰文，从成效、内容等方面驳斥对中非合作论坛不当的攻讦。^④ 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学者们反驳的主要论点在经济交往和发展层面，而且力度上不够，最为根本的一点在于未能系统地提出争夺相关话语权的理论。

2009 年到 2015 年是相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2008 年之后，国际局势新变化使得中非合作论坛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在全球性危机日趋发展和持续影响的情况下，中非合作论坛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衰退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地区主义或地区整合，进而为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行为体及其利益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给中非合作论坛发展带来压力。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也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发展需求增加的情况下，非洲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新变化、能够为非洲带来何种帮助充满期待，这同样给中国在如何利用论坛实现互利共赢、履行大国责任方面提出了新挑战。^⑤ 在新形势下，中非合作论坛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温家宝总理在 2009 年沙姆沙伊赫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

① Uche E. Ofodile, "Trade, Empirade, Empires, and Subjects: China - Africa Trad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41, No. 2, 2008, p. 583.

② Margaret C. Lee, "The 21st Century Scramble for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24, No. 3, 2006, pp. 303 - 330; Ian Taylor, "China's Oil Diplomacy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5, 2006, pp. 937 - 959.

③ Ian Taylor,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 Rights," *African Affairs*, Vol. 107, No. 426, 2008, pp. 63 - 87.

④ 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探索与争鸣》2008 年第 12 期，第 83—85 页；舒运国：《论中非经贸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101—106 页；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4 期，第 6—15 页；刘鸿武：《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外交评论》2007 年第 1 期，第 14—21 页；张宏明：《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还是平等互利？》，《学习月刊》2006 年第 12 期（上），第 38—40 页。

⑤ 李伟建等：《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西亚非洲》2010 年第 9 期，第 7—9 页。

提出的八项新举措,^① 以及 2012 年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五项重点举措等,^② 均是针对新形势出台的调整措施,这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

相比于上一研究时段,这一时期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展现出两大新特征。第一,尽管研究主题仍然集中于中非合作论坛的实效性问题,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从国内学界来看,张忠祥教授的《中非合作论坛研究》和李安山教授等学者编写的《中非合作论坛十二年:成就、挑战和前进道路》是较早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两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均肯定了自创建以来到 2012 年前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肯定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正向意义。^③ 就国外学界来说,李安山教授与南非非洲研究所学者富涅卡·亚兹尼·艾普尔(Funeka Yazini April)共同主编的《中非合作论坛:人力资源开发的政治学》从教育、媒体、软实力、知识生产等方面考察了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措施,提出论坛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政策建议,总体上对论坛持肯定态度。^④ 但是,国外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质疑之声仍然存在,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伊恩·泰勒(Ian Taylor)在《中非合作论坛》一书当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否定态度。通过对最初四届中非合作论坛的考察,泰勒否认了论坛的有效性,认为论坛“除了象征意义(无论多么重要)之外的增值性质值得怀疑”^⑤。

第二,另一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相关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发展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出现了新内容。随着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中非合作论坛推出的合作措施也有相应调整。其一,全球性问题成为中非合作论坛关注的议题之一,不少学者开始就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更好地实行八项新举措与五项重点举措,实现可持续发展

① 八项新举措包括:第一,倡议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第二,加强科技合作,倡议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第三,增加非洲融资能力;第四,扩大对非产品开放市场;第五,进一步加强农业合作;第六,深化医疗卫生合作;第七,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第八,扩大人文交流,倡议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② 五项重点举措包括:第一,扩大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第二,继续扩大对非援助,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第三,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帮助非洲提高整体发展能力,中国将同非方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第四,增进中非民间友好,为中非共同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第五,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③ 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Li Anshan et al.,*FOCAC Twelve Years Later: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ooperation with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Uppsala, 2012.

④ Li Anshan and Funeka Yazini April(eds.),*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he Politic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3.

⑤ Ian Taylor,*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FOCAC)*,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做出自己的阐述。部分学者指出，尽管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在多领域取得了成就，但是仍然存在履行职责的自觉性不够、未能充分调动非洲积极性等方面的问题。^① 因此，在机制建设层面，有学者建议成立由中国政府副总理牵头的部际协调委员会；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应包括专业人员，以提高论坛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同时，改革部长级会议的时间框架——或将区域合作项目延长至6年，以方便两次部长级会议讨论这些项目，或将部长级会议改为每5年举行一次。^② 此外，论坛还可以寻求与非洲次区域组织进行合作，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实现论坛可持续发展。^③ 在调动非洲积极性方面，有学者主张非洲国家可以在议程设计之初就将国内发展计划与中非合作论坛协调起来，并且同非盟在相关领域合作进行积极磋商，进而调动非洲国家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论坛的行政级别和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来进一步实现目标。^④ 而在次级合作机制方面，可以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现有框架内设置中非交通部长会议机制、中非安全合作机制等，推动中非在相应层面的合作。^⑤

在具体合作内容方面，除去传统的合作领域，这一时期的中非合作尤其重视人文交流，因此在智库合作、青年与民间交流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机制。学者们强调，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性问题频发的现实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应首先考虑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贸易合作以及医疗合作，并且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国营与私营企业多重主体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通过教育、媒体、文化交流和互动来加深中非之间的跨

① 郑先武：《构建区域间合作“中国模式”——中非合作论坛进程评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25页；李文刚：《“纪念非洲独立50周年非洲发展与中非合作学术研讨会”纪要》，《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78页。

② Li Anshan et al.,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rom a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12, p. 32.

③ 赵长峰：《新时期中非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国家层面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6页。

④ 李伟建等：《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第10页；Clayton H. Vhumbunu, “China - Africa Joint Research and Exchange Programme: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Drawing Lessons for African Integration from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Discussion Paper of Institute for China Africa Studies in Southern Africa, 2014, p. 32.

⑤ 武芳：《加强中非交通领域合作的战略思考》，《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第87页；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42页。

文化理解，并且进一步加强科技、扶贫减贫等方面的合作。^①

其二，随着大国竞争逐步加强，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在国际上遭遇新挑战，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一方面，中国学者在继续反驳对中非合作论坛攻讦的基础上，开始阐释如何掌握话语权、避免被动回应等问题，强调应当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重视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外相对客观的媒体等宣传主体；加强民间交往；对旧的政策概念做出新阐释，在政策宣示方面与时俱进；加强同非洲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等。^②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提出学习其他国家对非政策和合作机制的经验，^③ 并且通过三方合作来助力中非合作论坛发展，^④ 但同样强调要坚持论坛的传统优势与做法。^⑤

近十年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新发展

自 2015 年以来，中非关系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色彩：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及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国对非洲

-
- ① 许孟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非经贸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10 年第 4 期，第 29—30 页；Paul Tiyaambe Zeleza, “The Africa – China Relation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48, No. 1, 2014, p. 164; Clayton H. Vhumbunu, “China Africa Joint Research and Exchange Programme: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Drawing Lessons for African Integration from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pp. 33 – 34.
- ② 李伟建等：《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第 9 页；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93—94 页；吕晓莉：《中国对非战略：成功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5 期，第 51 页；李安山：《中非合作的基础：民间交往的历史、成就与特点》，《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64 页。
- ③ 刘宗义：《印非合作机制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南亚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24—127 页；游滔、孔建平：《新世纪中法对非文化关系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1 期，第 237—238 页；余蓝：《美非“下一代学术人才”项目述评——兼谈对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启示》，《西亚非洲》2014 年第 2 期，第 144—147 页。
- ④ 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第 41—42 页；Jennifer G. Cooke,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n Carola McGiffert (ed.),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Initiative (CSIS Reports)*, 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pp. 27 – 28.
- ⑤ 周玉渊、刘鸿武：《论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对非战略》，《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7 期，第 38 页。

政策文件》出台，中非双方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① 标志着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同时，自 2015 年南非同中国签署非洲国家第一份“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进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反映出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希望同非洲一道超越零和博弈，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文明互鉴，达到互利共赢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国际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发展状况也开始出现新气象。首先，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被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代替，国际治理体系发生新的变化，不再仅仅关注减贫问题，而是开始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领域出发制定发展目标与具体指标，要求实现全球范围内经济绿色增长和社会包容性发展。^② 其次，2015 年非洲联盟峰会通过的《2063 年议程》以及《2015 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文件》展现出非洲在消除贫困与饥饿、教育、性别平等、医疗卫生、人居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需求。^③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非洲更是面临如何恢复经济与继续实现工业化及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非洲面临新发展任务的背景下继续实现中非互利共赢，也就成为中非合作论坛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全新的形势之下，中非合作论坛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应当往何处去便成为 2015 年以来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也由此衍生出几个方面的新内容。

（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在不断深化

随着新时期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果，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的材料与数据来研究论坛机制的有效性。特别是自 2018 年北京峰会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平台后，^④ 对该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一方面，学者尝试找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学者还尝试展现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在机制方面仍在继续创新，进一步证明论坛的

①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3 年 3 月 25 日，https://www.gov.cn/ldhd/2013-03/25/content_2362201.htm，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总结讲话》，中国政府网，2015 年 12 月 6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06/content_5020393.htm，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31 日。

② 曹嘉涵：《“一带一路”倡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国际展望》2016 年第 3 期，第 38 页。

③ 张春：《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41—42 页。

④ 赵晨光：《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建设述评》，《当代世界》2022 年第 4 期，第 66—67 页。

创新性，及其旺盛生命力与有效性。

在论坛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方面，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大致强调了六条。第一，领导重视，优化论坛顶层设计；^① 第二，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非洲分享思想与共同谋划，充分尊重非洲的选择；^② 第三，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③ 第四，与时俱进，内容不断充实；第五，后续机制保障得力；第六，深化南南合作。^④ 正是这六方面的内容使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合作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以及中非双方友好协商对话的有效机制。^⑤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在机制上日益完善，充分显示出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后续机制以及机制性分论坛设置上。在后续机制方面，中非双方在2016年和2019年召开了两次协调人会议，就两届峰会成果落实情况进行对接，与之前的后续机制一道成为中非合作论坛举措落实的重要保障。^⑥ 与此同时，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性分论坛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政治方面，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成为2018年北京峰会的亮点，为推进这一交流进程，中国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包括举办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⑦ 农业方面，自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双方的农业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实行“10+10”机制，2018年北京峰会正式将定期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建立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和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写入行动计划，推动中非农业合作联系更加紧密。^⑧ 经贸层面，2018年北京峰会宣布成立中非经贸博览会是对非经贸合作的一个新机制，是推进“一带一路”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助力，丰富了中非合作的内涵。^⑨ 减贫方面，作为减贫领域合作的高级

①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20年：回顾与展望》，第62—69页。

② Vincent Ibonye,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Sino – Niger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7 No. 4, 2022, p. 1047; 沈晓雷：《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发展与贡献》，《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3期，第88页。

③ Fanie Herman,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owards a Path of Regime Formation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frica Review*, Vol. 10, No. 1, 2018, pp. 17 – 18.

④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20年：回顾与展望》，第67页。

⑤ 张宏明：《论坛机制助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第48—49页。

⑥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20年：回顾与展望》，第67—68页。

⑦ Shen Xiaolei, “Incepti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Li Xinfeng and An Chunying (eds.), *The Changing World and Africa*,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 394.

⑧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第13—14页。

⑨ 肖皓、唐斌、许和连：《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建设成效与展望》，《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78页。

别对话平台，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有利于推动国际减贫经验交流，2015 年被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总体框架，标志着中非减贫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① 医疗卫生方面，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分论坛之一，2015 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第二届会议，提升了中非卫生合作的水平。^② 科技方面，2021 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非北斗合作论坛，为中非在科技领域合作添砖加瓦。军事方面，2018 年举办了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这是中国与非洲建立的首个高层军事交流多边机制，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以及中非关系发展需要。^③ 文教方面，2017 年建立的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不仅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的重要行动，同样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中非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④ 2022 年，天津举办了首届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论坛，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的重要载体，对有效推动新时代中非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意义非凡，^⑤ 同样是中非合作论坛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机制创新。

（二）中非合作论坛各合作领域成效更加显著

为了适应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自身的变化，中非合作论坛的内容不断丰富，逐步开辟出职业教育、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继 2018 年北京峰会提出“八大行动”之后，^⑥ 2021 年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又提出“九项工程”，^⑦ 实现了中非合作领域的又一次扩展。同时，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效更是日益显著，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总体上看，学界对论坛成效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微观研究，集中阐述中非合作论坛某一领域或方面成效；另一类则属于总体

-
- ① 陆航：《大道同行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8 月 9 日；安春英：《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9 页。
- ② Alexey M. Vasiliev et al. (eds.), *Afr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Cham: Springer, 2023, p. 182.
- ③ 黎文涛：《中非军事安全合作向深层次迈进》，《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5 期，第 58—59 页。
- ④ 周培源、朱瑞娟：《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人本化”传播模式探索——以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例》，《国际传播》2017 年第 4 期，第 88 页。
- ⑤ 杨从坤、韩倩：《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进展、经验与展望——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论坛综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 年第 28 期，第 106 页。
- ⑥ “八大行动”分别是：一是实施产业促进行动，二是实施设施联通行动，三是实施贸易便利行动，四是实施绿色发展行动，五是实施能力建设行动，六是实施健康卫生行动，七是实施人文交流行动，八是实施和平安全行动。
- ⑦ “九项工程”分别是：一是卫生健康工程，二是减贫惠农工程，三是贸易促进工程，四是投资驱动工程，五是数字创新工程，六是绿色发展工程，七是能力建设工程，八是人文交流工程，九是和平安全工程。

性研究，即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进行宏观评价，宏观评价往往由微观研究总结而成。

从事微观研究的学者主要从经济、社会与发展以及文化领域展开论述。在经济层面，学者们指出，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债务，增加了赠款、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双方贸易往来。^① 论坛以及相关措施对非洲贸易与农业发展有着重要贡献，^② 在论坛推出的政策措施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开始在非洲投资。截至 2017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和融资总额已超过 1000 亿美元。^③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同样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在非洲承建了大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水电站、天然气管道、电信等基础设施项目，为非洲国家一体化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截至 2021 年，非洲接近 1/5 的建筑项目由中国资助，27.1% 的项目由中国承建。^④ 而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中非产能合作，为非洲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实现了中非双方互利共赢。^⑤ 数字经济建设同样初显成效，帮助非洲从中持续受益。^⑥ 此外，中非在税收合作层面同样取得巨大进步，形成具有包容性、针对性的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既为当下相关国家的合作发展扫清障碍，也为后续成员的加入提供广阔空间，还为非洲增强自身税收征管能力提供了交流平台。^⑦

中非合作论坛在社会与发展层面重点关注医疗以及环境治理。在医疗卫生领域，自 2000 年论坛建立以来，中非医疗合作逐步迈入制度化轨道，中国在派遣人员、援助医疗器械和药品、培育非洲本土医学人才以及传染病防治等多个方面援助非洲。截至 2019 年，中国已向非洲国家派出 2.5 万人次医疗队员，援建抗

-
- ① Folasade Abiodun, "China in Africa: Whose Interest?" in Adebunsi Isaac Adeniran (ed.),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ngagements: Policy, Climate Change, and COVID - 19*,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 274, 278.
- ② Reginald Masimba Mbona, "The Impact of China - Africa Trade on Industries in Africa: A Case Study of FOCAC and BRI,"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Vol. 11, No. 2, 2021, p. 314.
- ③ Sheriff Ghali Ibrahim, Ahmet Arabaci and Ibeh Doris Chinelo, "Assess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Beijing Summit (2000) to Africa,"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1, No. 2, 2021, pp. 18 - 24.
- ④ Zeng Aiping and Shu Zhan, "Origin,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5, 2018, p. 97; Deloitte, *Africa Construction Trends Report 2021, 2022*, pp. 1 - 5.
- ⑤ 隆国强:《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问题与对策》,《国际贸易》2018 年第 8 期,第 5 页。
- ⑥ Adrian Garcia, "China Embarks on Digital Silk Road," *Invesco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Insights*, May 2019, pp. 2 - 3.
- ⑦ 王智烜、吴心妮:《共建“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非税收合作展望》,《国际税收》2020 年第 1 期,第 30—31 页。

疟疾中心 30 个，并且为非洲培养本土的医生与护工数万名，受到非洲人民广泛好评。^① 环境治理领域，截至 2022 年中国已经援助非洲 12 亿元开展气候合作，为当地发展绿色能源援建基础设施，并为非洲培育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发展领域的人才，切实提高了非洲各国自主发展和绿色发展能力，推动非洲绿色治理的持续性，形成多层次全产业参与格局。^②

中非合作论坛在文化教育层面的成效同样令人瞩目。在传统的教育合作方面，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其他相关措施在促进非洲教育减贫、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成为提升非洲人口整体素质、催生人力资源红利，扩大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途径。^③ 同为中非合作论坛推进领域之一的中非智库交流则充分发挥了思想引领的作用，推动中非学者互通有无，在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做出贡献，有利于中非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且对全球思想价值链的重塑具有重要意义。^④ 中非合作论坛下的青年交流也是亮点，中非青年不仅在传统领域继续深化交流，而且在就业创业、跨境电商、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的交流也应时而生，极大助推了中非务实合作。^⑤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8 年北京峰会以来，作为“八大行动”政治层面的表现，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中非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不仅巩固了中非政治互信，加深了双方相互了解，也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探寻自主发展新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⑥ 还有学者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下，中国作为非洲的战略合作伙伴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解决电力短缺与推进工业化方面提供重要帮助。^⑦

从宏观看，中非合作论坛主要发挥了四大方面的作用。其一，推动中国大国

-
- ① 许尧：《人权视角下中非合作的主要领域及框架性机制——基于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分析》，《人权》2021 年第 4 期，第 131 页。
- ② 杨宝荣：《南南合作视角下“中非合作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和特点》，《学术探索》2022 年第 10 期，第 99—100 页；汪万发、张彦：《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中非绿色合作》，《中国非洲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37—139 页。
- ③ 林婉婷、卞翠：《中非教育合作的回顾与展望：以人力资源开启新篇章》，《教育国际交流》2024 年第 3 期，第 59—63 页。
- ④ 王珩、周星灿：《中非智库合作：意义、现状与展望》，《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6 期，第 65—71 页。
- ⑤ 王珩、张书林：《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当代世界》2021 年第 3 期，第 66—67 页。
- ⑥ 王磊：《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新进展和趋势》，《国际研究参考》2021 年第 1 期，第 33—35 页。
- ⑦ [喀麦隆] 恩科罗·福埃：《“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一体化》，曾珠译，《中国非洲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95—99 页。

外交。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最早且最成功的集体合作机制，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范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典范。其二，增强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对非援助、贸易、投资、治国理政与人文交流对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其三，推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中非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展开合作，而且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推动合作关系多领域、深层次发展。其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中非合作论坛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能动性和能力；同时提高了非洲的国际地位，增加了非洲国家在国际博弈中的分量，并使非洲从中受益。^①

总之，中非合作论坛是推动中非合作互惠互利的有效平台，是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和各经济体的发展计划结合起来，推动非洲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和振兴的有效机制，能够促进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持久发展。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非关系也必然成为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②

（三）新时代中非合作论坛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

尽管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影响以及中非合作与时俱进的需求下，中非合作论坛需要面对哪些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外部视角出发，对新形势下中非合作论坛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回顾总结；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就中非合作论坛内部有待继续增强、创新发展的方面进行阐释。

学者们指出，从新时期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需要面临来自西方、传统大国以及非洲等多个方面的挑战。其一，世界日益分化，阻碍了中国推动或参与对非合作，特别是以单边主义、利己主义和大国竞争为特征的美国全球战略，破坏了多边主义和全球团结。^③ 其二，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中非合作叙事在

① 张忠祥、詹世明、陶陶：《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1 - 91 页；Shen Xiaolei, "Incepti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Li Xinfeng and An Chunying (eds.), *The Changing World and Africa*, pp. 401 - 409.

② Teshome Toga Chanaka,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 Model for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n Wang Huiyao and Miao Lu (eds.),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 Changing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Ambassadors to China*, Singapore: Springer, 2022, pp. 33 - 41; Dorathy Onyinye Achu, "FOCAC: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Modern Concepts & Developments in Agronomy*, Vol. 4, No. 1, 2019, p. 391 - 392.

③ Zhou Yuyuan, "Advancing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8, Nos. 3 & 4, 2022, p. 339.

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西方媒体、智库和政客操纵，助长了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认知。^①其三，非洲国家内部在政党政治、发展规划、项目安排、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纷争，长期制约着地方和区域伙伴关系发展，使得中非合作也难逃此种纠葛。^②其四，随着非洲改善其身份认同并找到本土方案解决矛盾纠纷，非洲人就特定问题形成共同立场的能力会提高，可能会影响中非合作领域扩展，并降低中国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③其五，近年来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取得成效，引起世界其他大国的担忧，^④传统大国纷纷加强对非洲的投入，尝试削弱中国影响力。西方国家还积极在非洲推行其民主价值观，进而增加了中非全方位合作的难度。^⑤

内部挑战则主要体现在中非合作论坛本身急需解决一些问题，不仅涉及论坛机制的宏观设计，还涉及论坛各个合作领域。从宏观机制层面看，其一，经过多年发展，论坛仍然面临着体制创新问题，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应对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其二，中非合作论坛某些机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挑战，例如特定领域资金支出延迟、影响力不足等。其三，机制合作类型仍然缺乏创新，近年来的主要发展更多是原有领域的增长而非创新。其四，评估信息缺失，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追踪和评估中非合作论坛成果。^⑥其五，政府与企业、官方与私营部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完善，缺乏沟通、协调、支持等机制。^⑦

中非合作论坛的各个合作领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在经济层面，虽然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

① 马汉智、程思富：《中非经贸关系不是“新殖民主义”》，《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48-49页。
 ② Zhou Yuyuan, “Advancing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p. 335 – 336
 ③ Francis Kwesi Kyirewiah and Zou Xiaolong, “20 – Years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Processes, Developments and Achievements,” *Journal of Af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 9, No. 2, 2022, p. 39.
 ④ 周玉渊：《中非合作论坛15年：成就、挑战与展望》，《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14页。
 ⑤ 张忠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挑战与应对》，《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136页。
 ⑥ Patrick Anam and Hannah Wanjie Ryder, “Reimagining FOCAC Going Forwards: An African Assessment of Needs, Dema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OCAC 2021 and Beyond,” *Development Reimagined Report*, 2021, pp. 43 – 50.
 ⑦ Zhou Yuyuan, “Advancing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p. 336 – 337.

贸易结构不平衡。^① 在减贫合作领域，不仅要面对非洲各国国情不同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如何调动非洲的积极性。^② 农业方面，中国在非洲实施的许多农业项目未能完全考虑最初设定的目标，推广的农业项目缺少监测和评估，在建立突发性的农业风险和自然灾害合作应对机制、照顾不同非洲国家特殊性、提升非洲国家农业治理能力、研究与关注非洲乡村治理及运行机制等方面仍有进步空间。^③ 产能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环境动荡、政策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与保障性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链脆弱等问题，均对中非合作提出不小挑战。^④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模式以及资金来源单一、非洲国家局势复杂多变以及市场秩序等方面的问题，是中非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⑤ 中非双方在税收方面的合作也面临相关协定数不足、协定内容差别较大、缺乏跨区域合作与常设性配套机制等问题。^⑥ 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内容，金融领域也存在合作机制较为松散、缺乏实质性合作与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以及认同差异等方面的问题。^⑦ 另外，尽管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已历时 60 多年，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待加强，比如在中医药合作方面，传统援助模式有待创新，医疗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受援国资源、中医药传播创新协同机制、标准化以及传播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⑧

在文化教育方面，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不仅面临语言与文化差异，还面临资源投入不均衡的问题。^⑨ 中非青年交流的人数与范围均有限，交流重点、交往质量

-
- ① Abhishek Mishra, "Summitry as a Tool of Diplomacy: The Case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384, December 2022, p. 19.
- ② 安春英：《中国对非减贫合作：理念演变与实践特点》，《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123—124 页；王志章、郑时彦：《中国与非洲合作反贫困的现状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71—72 页。
- ③ Nduricimpa Siméon, Li Xiaoyang and Xiao Sangmeng, "China's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Efficiency to Africa: Two Decades of Forum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reatio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Vol. 9, 2022, pp. 8 - 9;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第 15—18 页。
- ④ 姚敬舜：《“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与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第 120 页；隆国强：《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问题与对策》，第 6—8 页。
- ⑤ 姚敬舜：《“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与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第 122 页。
- ⑥ 张泽忠、许悦：《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税收合作机制探析》，《国际税收》2023 年第 11 期，第 57—59 页。
- ⑦ 叶芳：《新时代中非金融合作机制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经济纵横》2024 年第 3 期，第 92—93 页。
- ⑧ 徐丽莉、张可心、宋欣阳：《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卫生发展合作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50 页。
- ⑨ 徐墨：《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十年回顾与展望》，《世界教育信息》2023 年第 9 期，第 22 页。

以及形式、范围等都有较大发展空间,^①这在某种程度上侧面反映了中非文化交往仍然有待增强。在智库合作领域,中非合作规划性不强,合作主体不够广泛,合作平台仍然缺乏资源与投入,成果不充足,缺乏协同创新的氛围,机制与制度化有待改善。^②

(四)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发展,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群体针对论坛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根据内容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主要是针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另一类则是针对中非合作论坛具体领域的发展。

在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发展方面,针对论坛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其一,在决策过程中继续建立平等协商机制,以符合中非双方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③其二,中非合作论坛应当为中非双方中小企业、草根组织和民间社会搭建直接沟通渠道,加强与中非民间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的对接,倾听中非人民的声音。^④其三,尝试创新论坛国际伙伴关系机制,同国际组织等主要利益攸关方磋商。^⑤其四,在论坛后续评估与监管方面,引入非政府组织监督项目落实,增加透明度,提升形象。^⑥其五,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复苏、卫生健康、数字经济、蓝色经济和绿色发展应成为论坛关注的重点。^⑦

在上述内容之外,不少学者还针对具体的合作领域提出建议,大体上可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层次。政治层面,主要涉及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学者指出,中非治国理政交流应当以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遵循互相尊重、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原则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拓展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内涵和外延,创新交流模式与方式。在内容方面,可以围绕中国的发展—

① 王珩、张书林:《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第67页。

② [埃塞]梅拉库·穆鲁阿勒姆:《中非合作的智库角色》,王晓波译,《中国投资》2018年第8期,第85页;王珩、周星灿:《中非智库合作:意义、现状与展望》,第67页。

③ Sheriff Ghali Ibrahim, Ahmet Arabaci and Ibeh Doris Chinelo, "Assess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FOCAC)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Beijing Summit(2000) to Africa," p. 23.

④ Zhou Yuyuan, "Advancing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 340.

⑤ 李安山:《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展望:优势与挑战》,《当代世界》2018年第7期,第23页。

⑥ Patrick Anam and Hannah Wanjie Ryder, "Reimagining FOCAC Going Forwards: An African Assessment of Needs, Dema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OCAC 2021 and Beyond," p. 46.

⑦ Rahamtalla M. Osman Elnor, "Prospects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Wang Huiyao and Miao Lu (eds.),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 Changing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Ambassadors to China*, p. 58.

安全—治理模式、财政规划、国内资源动员以及国内统计能力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交流。^①

在经济与发展层面，有学者指出，应考虑非洲在经济一体化、工业化方面的需要，发挥中国在科技、数字经济以及市场方面的作用。^② 在产能合作方面，加强相关领域的规划指导，区分政策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改善金融业务，增强保障能力，同时考虑引入第三方合作。^③ 在农业合作方面，论坛关注非洲国家的不同情况，加强对非农业合作的规划引导以及评估工作，深化双方在农业技术与研究方面的合作，培育非洲重点农业产业链，打造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体系，还要整合资源，利用好各种机制平台，深化合作，提质增效。^④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时而动，适当拓宽基建业务领域，同时注意风险规避，强化社会责任意识。^⑤ 在数字合作方面，在坚持需求导向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合作主体与合作模式，推动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数字金融与商务合作，增强抵御数字风险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等。^⑥ 在金融合作方面，建立较为完善的中非金融合作分论坛机制以及推进银联体机制化建设，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培养非洲相关领域的从业人才。^⑦ 在医疗合作方面，注重提质升级、发挥企业以及私人的能动性，挖掘军事医学合作潜力的同时，进一步同国际组织进行协调沟通，深化国际卫生安全合作。^⑧

在文化层面，有学者提出中非双方可以在论坛框架下设置文化咨询专家，定期进行交流与讲座，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相理解。^⑨ 通过学者交流、媒体互动、青少年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中非民间交流，真正做到民相亲、心相知。在高

-
- ① 罗建波：《推进新时期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路径》，《当代世界》2022 年第 8 期，第 22—27 页；张春：《非洲可以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8 期，第 7 页。
- ② 马建春：《二十大以后的中非经贸合作：形势与建议》，《国际经济合作》2023 年第 6 期，第 7 页。
- ③ 隆国强：《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问题与对策》，第 8 页。
- ④ 袁晓慧：《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2 年第 6 期，第 51 页；谢冬生：《中非农业合作情况与发展建议》，《世界农业》2024 年第 6 期，第 141 页。
- ⑤ 武芳：《“八大行动”促进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高质量发展》，《国际工程与劳务》2019 年第 1 期，第 27 页。
- ⑥ 黄玉沛：《中非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60—62 页；牛东芳、沈昭利、黄梅波：《中非共建“数字非洲”的动力与发展路向》，《西亚非洲》2022 年第 3 期，第 85—87 页。
- ⑦ 叶芳：《新时代中非金融合作机制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第 93—94 页。
- ⑧ 王涛、刘肖兰：《中非卫生安全合作 60 年：历程、成就与展望》，《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46—48 页。
- ⑨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回顾与展望》，第 76 页。

等教育方面，制订一个更有目的性、更有激励性、更独立的高等教育行动计划，帮助双方打造国家品牌，促进未来的政策和行业发展。^① 职业教育则要坚持需求导向，加强同非洲的政策协调，同世界其他组织与机构开展多元合作。^② 在智库合作方面，中非智库之间可通过设置合作发展新议题、建立中非发展知识新体系、探索数字赋能发展新路径、提升智库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为深化中非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③

（五）质疑中非合作论坛的声音及相关回应

进入到新时期，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击性言论依然存在，西方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层面，有些学者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将非洲带入“债务陷阱”，并且在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第二，政治层面，有学者仍然主张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由中国完全主导操控，中非之间关系并不平等。

近年来西方及印度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讦主要集中于“债务陷阱”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以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均持这一观点。早在2017年1月，印度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在《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一文中就用“债务陷阱外交”来指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认为中国的贷款只是为了满足其在某些地区的国际安全需求，同时削弱负债国的主权。^④ 中国被指责“向借款国提供债务，并让借款国背负无法偿还的高利率负担”^⑤。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同样未曾停止。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新殖民主义实体”，包括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中国对非政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⑥ 而中国

① T. Lefifi and C. Kiala, “Untapping FOCAC Higher Education Scholarships for Africa’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Haigui,”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3, 2021, pp. 177 – 198.

② 邵一民、万秀兰：《“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阶段成效与深化策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30期。

③ [埃塞] 梅拉库·穆鲁阿勒姆：《中非合作的智库角色》，第67页；王珩、周星灿：《中非智库合作：意义、现状与展望》，第64页。

④ B. Chellaney, “China’s Debt – Trap Diplomacy. Project Syndicate,”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 accessed February 2, 2024.

⑤ H. Haderiansyah et al., “Policy of China’s Debt – Trap Diplomacy: The Influence of Media in Forming Community Political Opinions,” *DIA Jurnal Ilmiah Administrasi Publik*, Vol. 18, No. 2, 2020, pp. 170 – 178.

⑥ Osman Antwi – Boateng, “New World Order Neo – Colonialism: A Contextual Comparis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uropean Coloniz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2, 2017, pp. 177 – 191.

对非洲数字经济方面的帮助同样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中国对非洲进行数字技术渗透，通过技术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和控制非洲。^①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批评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关系不平等。比如伊恩·泰勒就认为：“在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完全掌控整个进程，议程、宣言和结果均由中国制定。非洲最多只能扮演一个小角色，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称。”他甚至还将中非关系与西方殖民主义进行对比：“中非合作论坛有可能简单地复制非洲与西方的依赖关系。外部参与者消耗非洲大陆的资源，而对非洲发展贡献甚微。”^②有西方学者支持了这一观点：“在金砖国家以及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中非关系仍然遵循了西方与非洲之间令人遗憾的关系发展逻辑。”^③

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质疑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强烈反驳。通过对非洲债务的实际数据以及现实案例分析，学者们明确指出，中非合作论坛乃至整个中非合作从来都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对于中国所谓“债务陷阱”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攻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④“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对非洲政策并非像西方所指责的那样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互利关系，换句话说是一种双赢战略。”^⑤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未来展望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学术界基本上实现了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全方位研究，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更是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
- ① Willem H. Gravett, “Digital Neocolonialism: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State in Africa,”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30, No. 1, 2022, pp. 39 – 58.
- ② Ian Taylor,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in Arkebe Oqubay and Justin Lin Yifu (eds.), *China – 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15.
- ③ David Monyae and Emmanuel Matambo, “BRICS and FOCAC: Challenging or Supplementing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in David Monyae and Bhaso Ndzendze (eds.), *The BRICS Order: Assertive or Complementing the Wes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335 – 339.
- ④ Nathanaël T. Niambi, “China in Africa: Debtbook Diplomacy?”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19, pp. 220 – 242; Deborah Brautigam, “A Critical Look at Chinese ‘Debt – Trap Diplomacy’: the Rise of a Meme,”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Vol. 5, No. 1, 2020, pp. 1 – 14; 马汉智、程思富：《中非经贸关系不是“新殖民主义”》，第 46—49 页；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 and 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3 期，第 163—174 页。
- ⑤ T. L. Deych, “China in Africa: A Case of Neo – Colonialism or a Win – Win Strategy?” *Outlines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Law*, 2019, pp. 80 – 81.

（一）相关研究的意义

首先，相关研究为判断论坛措施有效性、评价中非合作提供了衡量指标。可以看到，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实际上与论坛的发展变化轨迹具有高度同步性，始终随着论坛发展而变化，将论坛发展反映在最新的学术成果中。可以说，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就是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发展在学术层面的能动反映。因此，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进行对比，能够看到中非合作论坛在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哪些方面、哪些合作领域实行了什么方案；什么内容发生了变化，什么内容没有改变；发生变化的内容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没有发生变化的内容在新形势下能否依然行之有效；论坛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哪些已经被解决，而哪些依然存在，是否又带来新的问题？进而通过“变”来看中非合作论坛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通过“不变”来看论坛应当继续坚持的方面，实现对论坛的科学合理评估。这有助于概括中非合作论坛取得重要成就背后所遵循的核心理念与主旨，总结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相关经验教训，推动中非合作论坛行稳致远以及中非友好关系继续深入和稳步发展。^①

其次，相关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发展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对非政策具有借鉴价值。经过长期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中非合作机制。但是，论坛本身发展远远不够，为了中非关系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推陈出新。^② 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充分把握时代发展背景与脉络，综合分析中非双方的需求与面临的挑战，方可制定出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措施。而学术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智力支持，相关研究人员在非洲研究领域往往深耕多年，能够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中非合作论坛某一领域问题或者某一合作国家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归纳，并指明问题的核心，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和理论层面的支持。

最后，相关研究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有力证明。随着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西方国家针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讦也随之而来，诸如上文提到的“新殖民主义论”“中非关系不平等论”等，这些观点往往选择性地忽视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就，攻击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对中非合作论坛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一背景之下，“学术界加强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及时推出相关研究成果，提升国

^① 沈晓雷：《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发展与贡献》，第80页。

^②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20年：回顾与展望》，第53页。

际话语权，展示中非务实合作的丰硕成果，客观积极地反映中非关系良好发展，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① 而相关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进行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证明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从而为中非合作的有效性与中非关系稳定发展提供有力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相关研究的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逐步细化。相关学者不仅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整体研究，还对论坛各合作领域，甚至是各合作领域的子领域进行研究。比如在经济合作方面，相关研究囊括了基础设施、金融、农业、贸易、数字经济等，而在文化合作方面则主要包括教育、青年交流、智库交流等。有些合作领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教育合作还可细分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

第二，研究深度不断增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加深了学者们对论坛的认识，相应结果便是中非合作论坛研究纵深发展。一方面，在研究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出发，尝试总结中非合作论坛能够持续发展、不断深化的经验以及教训；另一方面，在对论坛某一合作领域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论坛发展提出更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②

第三，研究方法实现创新。早期的研究往往从国际关系视角出发审视论坛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近十年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尝试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比如引入经济学来评估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及作用，增加了相关研究的可信程度。埃希祖伦·奥莫鲁伊与孙志娜就采用了贸易引力模型、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经济学方法评估中非合作论坛对非洲出口业的影响。^③ 恩多里辛帕·西蒙、李晓阳等人的研究则利用管理学常用的 SWOT 模型来评估中非合作论坛之于非洲农业发展的成效。^④

①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研究》，序言第 2—3 页。

② 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回顾与展望》，第 53—77 页；沈晓雷：《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发展与贡献》，第 80—93 页。

③ Zhina Sun and Ehizuelen Michael Mitchell Omoruyi, “Effect of China’s Zero – Tariff Treatment under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on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Beneficiary Countr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Trade*, Vol. 8, No. 1, 2021, pp. 23 – 32.

④ Ndoricimpa Siméon, Li Xiaoyang and Xiao Sangmeng, “China’s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Efficiency to Africa: Two Decades of Forum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reation,” pp. 8 – 9.

（三）相关研究的着力点

综上所述，中非合作论坛相关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深度上不断向纵深发展。但是，从推动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角度来看，今后仍有几个方面可继续着力。

首先，加强对论坛不同合作领域、论坛与非洲各国关系的研究。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学界未能对中非合作论坛各个具体合作领域进行充分研究，而且已有学术成果大多较为零碎，缺乏连贯性；另一方面研究往往集中阐述论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中非合作论坛与非洲各国关系这一主题，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应当看到，不同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需求是有差异的，中非合作论坛对不同非洲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要更好地评估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了解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性、针对性建议，则既要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合作领域，不同非洲国家、地区与中非合作论坛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其次，学界的相关研究可适当加强与其他对非合作机制的综合比较。当下，相当多研究成果往往是就事论事，集中对中非合作论坛本身进行研究。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同样取得一定成效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中非合作论坛与其他相关机制进行综合比较，通过对比双方取得的成就找寻中非合作论坛应当坚持的方向，明确中非合作应当坚持的原则。同时，对其他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出现的问题要有所警惕，争取未雨绸缪，避免类似问题在中非合作中出现。

再次，中国学界仍需要注意学术话语权问题。相比于前两个研究时期，中国学界的声​​音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少非洲以及西方学者也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但是，在国际话语体系仍然被西方国家掌控的情况下，面对西方的攻讦，中国的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如何处理话语陷阱，即如何回应质疑，在事实上并没有摆脱被动的困境。因此，中国学者应当继续坚持“走出去”，加强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对接，增强国外学界对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正确认识。

最后，需要进一步发展对非洲不同国家、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了深入评估中非合作论坛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及时了解不同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需求，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各国的真实反应，并对论坛的定位进行适当调整，学界不仅需要对论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需要将研究进一步细化至国别层面，充分了解合作国的区域国别背景知

识、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在具有针对性的国别研究基础上，努力发挥学术在政策建议方面的作用。正如李安山指出：“政策导向的研究必须客观且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只有做好基础研究，掌握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数据，建议才能针锋相对，有利于国家决策”。^①

结 语

现如今，随着中非之间交往合作逐步增多，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与战略选择，中非日益成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而作为中非对话的主要机制以及中非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中非合作论坛无疑会在未来中非交往进程中承担更多、更为重要的责任。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如何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推动学术进步的同时服务国家外交发展需要和中非关系发展需要，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不论如何，相关研究务必，也只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上，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充分研究，正确看待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进程及影响，正视论坛发展当中存在的可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为现实服务。

（责任编辑：陈雅慧）

^① 李安山：《21 世纪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成绩、困境与突破》，《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20 页。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Funding and Characteristics

Wang Jin

Abstract: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perienced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getting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European research authorities,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 number of renown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 research groups re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African Studies”.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fu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military, and other officials,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such as the Ford Foundatio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ming a relatively stable research and funding system. Due to its unique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 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domestic black rights movement, and has shown three characteristics: anti – racialism in academic views, black scholar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research group, and relatively weak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similar to other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balance between “factu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Keywords: African Studies in the U. S. ,black studies, factual researc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ti – racialism

Author: Wang Ji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

A Study on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Wang Kangxu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friendl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has received clos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0. The discussions include the effectiveness, existing problem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questions about the forum etc. In the approximately ten years since 2015,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internal conditions in Africa and China, advanc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FOCAC in five asp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chanism, the forum's outcomes, new challenges, suggestions, and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regarding the forum, which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tailed and in-depth research content, as well as innovative method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expanding research content,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s and strengthening discourse power, it should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se studies hol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nd demonstrating China'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Keywords: FOCAC, China – Africa rel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Wang Kangxu, PhD Candidate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